

官伟勋 著

文海拾珠

线装书局



607067 1

自序 11

“闭门即是深山，读书随处净土”（李乐），和“无诗转为读书忙”（袁枚），这两句话，使我受益很深，它启发我更自觉更主动地对待读书环境、读书与写作的矛盾。

环境静不如心静。环境静在人，心静在我。心好之，专之，虽居通衢闹市，犹如在深山静古寺中，学我之所学，思我之所思。

颇有所感味，便写点东西。感触不深时，不勉强写。无所感无可写时，不懈怠不放纵，更不为是否“江郎才尽”而惶惑，即时“转为读书忙”，汲取新知识，探索新领域，生发新感触。

进城四十余年，买书，看书，看到有兴致之处就信手记下，日积月累，竟也记了几十本了。

拙作《我所知道的叶群》出版后，谢公盛培（谢云）从中看出我对文史的爱好，与记笔记的习惯，提示我结集出版。我已年过花甲，有时环顾藏书与成堆的笔记，想到它们将随我之去而去，不由而生一种惋惜惆怅之情。谢公的话使我茅塞顿开：既然是自己几十年来觉得有所得有所乐的东西，为什么不可以与有兴趣的读者共享呢？于是摘其今日仍有借鉴价值者、略有新意者、自己有异议于原记原议者、或有所补者，集为《史海拾珠》，以飨读者。

学海无边，所知有限，不当之处，敬请敬爱的读者批评指正！

一九九四年二月七日于北京

目 录

自序	(1)
第一篇 皇帝合该什么人做?	(1)
第二篇 好文艺的皇帝多败国	(6)
第三篇 帝王之家忌刻深	(11)
第四篇 帝王最忌讳的人	(15)
第五篇 防辅监国与典签制	(19)
第六篇 “亡也忽焉”与“万世一系”	(21)
第七篇 “欲久专政,贪立幼君”	(24)
第八篇 皇帝说话	(28)
第九篇 帝王教子	(31)
第十篇 王侯子孙多败亡	(36)
第十一篇 亡国惨象与暴行	(37)
第十二篇 帝王与祭天	(45)
第十三篇 秦孝公发愤,常人与非常人	(53)
第十四篇 秦始皇的大度	(56)
第十五篇 刘邦有小气,项羽无大志	(60)
第十六篇 “亭长何曾识帝王?”	(64)
第十七篇 刘邦用陈平	(65)
第十八篇 文景之治在无为	(69)
第十九篇 汉武帝的情夫外交	(76)
第二十篇 汉武帝的婚姻外交	(78)
第二十一篇 “中兴之主”刘询何以中兴?	(81)
第二十二篇 刘秀与曹操之同与不同	(85)
第二十三篇 魏明帝深疾浮华之士	(88)

第二十四篇	石勒卑体弥耳取王浚	(90)
第二十五篇	贞观之治在兼听	(94)
第二十六篇	宋太宗搞小动作	(99)
第二十七篇	宋代皇帝的几个特点	(102)
第二十八篇	宋太祖何以用曹彬?	(107)
第二十九篇	宋高宗重用秦桧、怕秦桧	(108)
第三十篇	赵构杀岳飞	(113)
第三十一篇	朱元璋父子不迷信	(119)
第三十二篇	朱元璋要办孟子,雍正要杀欧阳修	(121)
第三十三篇	雍正、乾隆论宽严	(126)
第三十四篇	“康乾盛世”盛在康雍勤政	(129)
第三十五篇	“德冠后宫”的马皇后	(134)
第三十六篇	才、德、术兼备的邓后	(138)
第三十七篇	北魏的三位英雄女性	(142)
第三十八篇	不是贤妻良母而是成功的皇帝	(144)
第三十九篇	春秋贵族桃色事件多	(150)
第四十篇	宣太后办外交以床第事为喻	(158)
第四十一篇	汉时女人再嫁是平常事	(159)
第四十二篇	宫内的性蹂躏、性饥渴	(160)
第四十三篇	人君之大宝	(167)
第四十四篇	李广、程不识带兵	(170)
第四十五篇	一再驳回诏命的赵充国	(173)
第四十六篇	奇才虞诩	(180)
第四十七篇	丙吉问牛喘不问群斗	(184)
第四十八篇	有才无行的陈汤	(187)
第四十九篇	逆风办案的寒朗、袁安	(191)
第五十篇	张汤成于机智死于机智	(193)
第五十一篇	“鬻铄哉是翁!”	(197)

第五十二篇	令人“喟然涕之”的耿恭·····	(201)
第五十三篇	曹操过人之处二、三例·····	(203)
第五十四篇	司马懿的韬晦之计与军事才能·····	(207)
第五十五篇	巧诈不如拙诚·····	(211)
第五十六篇	周瑜、蒋干蒙冤千古·····	(214)
第五十七篇	消极防御的典型公孙瓒·····	(217)
第五十八篇	施“空城计”者，赵云也·····	(219)
第五十九篇	“锦囊妙计”析·····	(220)
第六十篇	陆逊“意思深长”·····	(223)
第六十一篇	关羽骄于士，张飞不恤小人·····	(228)
第六十二篇	“三苏不取孔明”·····	(230)
第六十三篇	曹、陆不追关、刘·····	(233)
第六十四篇	“无城廓室庐故能雄视沙漠”·····	(236)
第六十五篇	李林甫的权术·····	(240)
第六十六篇	飞谣杀人·····	(243)
第六十七篇	岳飞的脾气·····	(246)
第六十八篇	名将之死及其子孙·····	(250)
第六十九篇	两面派大师袁世凯·····	(283)
第七十篇	袁世凯两面派师有所承·····	(287)
第七十一篇	袁世凯窃权盗国八步曲·····	(294)
第七十二篇	袁世凯怎样用人·····	(300)
第七十三篇	吹拍集·····	(307)
第七十四篇	京官集·····	(313)
第七十五篇	未朝天子，先谒书手·····	(318)
第七十六篇	困于酒食，外官常态·····	(321)
第七十七篇	拒贿却请佳话·····	(325)
第七十八篇	太监控制皇帝的手段·····	(331)
第七十九篇	劫胁天子如制婴儿的唐太监·····	(336)

第八十篇	严于治宦官仍毁于宦官的明王朝·····	(340)
第八十一篇	明朝四大贵珰之崛起与覆亡·····	(344)
第八十二篇	宦官生活一瞥·····	(353)
第八十三篇	论宦官·····	(356)
第八十四篇	论东西南北与两京·····	(359)
第八十五篇	反对辟土开疆者的论点·····	(361)
第八十六篇	人物论·····	(365)
第八十七篇	韬晦·····	(375)
第八十八篇	论纳谏·····	(384)
第八十九篇	论用人·····	(387)
第九十篇	用人不疑、疑而无功、疑亦有功·····	(395)
第九十一篇	见微知著,预知其败·····	(399)
第九十二篇	“书本上的话头听信不得”·····	(405)
第九十三篇	《史记》之“谤”·····	(409)
第九十四篇	“帝魏”“帝蜀”之争·····	(421)
第九十五篇	外国人看中国史中国人·····	(425)
第九十六篇	咏史佳句集·····	(438)
第九十七篇	影响最深远的改革家·····	(441)
第九十八篇	公元前的大工商业家·····	(451)
第九十九篇	王莽好意复井田,适得其反·····	(458)
第一〇〇篇	东坡保守,仲淹开明·····	(462)
第一〇一篇	古人的名利观·····	(465)
第一〇二篇	“文人无行”·····	(475)
第一〇三篇	名文人多挨整·····	(487)
第一〇四篇	“无限上纲”源远流长·····	(495)
第一〇五篇	明清两朝文字狱·····	(499)
第一〇六篇	孔、孟二三事·····	(509)
第一〇七篇	韩愈反佛但仍迷信·····	(514)
第一〇八篇	李邕辨苏小妹·····	(518)
第一〇九篇	杂说集·····	(520)

第六十七篇

岳飞的脾气

《宋史·岳飞传》：“然忠愤激烈，议论持正不挫于人，卒以此得祸。”

这个评语有毛病，给人以岳飞之所以被害是由他激烈的个性招来的。这样说，或多或少有给赵构、秦桧开脱之意。

“勇猛图敌敌必仇，奋迅立功众必忌”。岳飞被害，是金方屡遭岳飞重创岌岌可危，同时也使偏安一隅苟且偷生的南宋投降派的统治受到威胁的结果。

高宗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岳飞连克强敌。郾城之战，“飞遣子云与金人战，数十合，金兵尸布地。宗弼以拐子马万五千米，飞戒步卒，以麻扎刀入阵，勿仰视，第斫马足。拐子马相连，一马仆，二马不能行。”“遂大破之。宗弼大恟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马胜，今已矣。’”岳飞乘胜再战，一再追击，“进军朱仙镇，距汴京四十五里。”岳飞正因两河豪杰纷起响应，广大父老送粮送草“以饷义军”，金军内部也开始动摇，大感鼓舞，誓欲“直抵黄龙府，与诸君痛饮”之时，连续十二道命令撤军的金牌下来了，岳飞无限悲愤地哭着说：“十年之功，废于一旦！”

乞和以求安，是有条件的。金方的条件就是金都元帅宗弼给秦桧信中说的：“汝朝夕以和请，而岳飞方以河北图，必杀飞，始可和。”秦桧执行的是高宗的意图，高宗更怕北方人民拥护飞直捣黄龙府，有了双方高峰的默契，岳飞死定了。

这是岳飞被害的根本原因。欧阳修也“议论激烈，天资刚劲”。

但他不存在将致敌于死地，并威胁赵宋王朝改朝换代的问题，因而对他也不存在“捉虎易，放虎难”的问题，所以没人想害死他。

岳飞是不是有些“脾气”？那倒是。高宗绍兴三年，岳飞在洪州，“与江南兵马铃辖赵秉渊饮，大醉，击秉渊几死，帅臣李回奏之，及是帝戒飞止酒，飞遂不饮。”

《齐东野语·岳武穆逸事》：“杜充之驻建康也，岳飞军立硬寨于宜兴，命亲将守之。飞兵出不利，夫人密谕亲将选精锐、具粮，潜为策应之备，未几，飞兵还，即入教场呼问之曰：‘汝欲何为？’曰：‘闻太尉军不利，故择敢战之士以备策应，此男女孝顺耳。’飞曰：‘吾命汝坚守根本，天不能移，地不能动。汝今不待吾令，擅自动摇，是无师律也，’立命责短状，将大惧，祈哀吐实，谓此非某所为，盖夫人亦曾有命耳。飞愈怒，竟斩之。”你的动机即使是为了救我，但违犯了我的命令，也要怒，要杀！

还有件事，张魏公（张浚）出任督帅“陛辞之日，与高宗约：‘臣当先驱清道，望陛下六龙凤驾，约至汴京，作上元帅。’”岳飞听说了，对人说：“相公（张为宰相）得非睡语乎？”“于是魏公憾之终身”。

俗话说：“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岳飞说的倒不是恶言，而是根据他在前线频繁血战的体会说的。但公然对人说丞相在说梦话，确实是大大伤了张浚的自尊心，所以他一辈子都对岳飞这句话耿耿于怀。

岳飞由于年轻，英勇善战提拔的快，本来就很遭妒忌，绍兴四年就有“岳飞自列校拔起，颇为世忠与张浚所忌”的记载，绍兴五年又有“淮东宣抚使韩世忠、江东宣抚使张浚皆已立功，而飞以列校拔起，世忠、浚不能平，飞皆屈己下之，数通书，张浚俱不答”。后来岳飞大破扬太，献楼船各一，“世忠始大悦”，张浚却更忌妒岳飞了，后来参与秦桧造假证据诬陷岳飞的活动，不是因为岳飞冒犯过他，而纯系他私心太重，太好妒忌所致。

张浚还好，他总的说是个正派人，得罪秦桧可就不同了。《宋史

·岳飞传》中讲，宋高宗下诏书主张屈膝求和时，岳飞却上书反对，并把矛头直指秦桧：“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惜，相臣谋国不臧，恐贻后人讥。”秦桧看了这一奏章，恨死岳飞。

岳飞还与宋高宗对着干。宋高宗再次主和，岳飞再次上书说“和议不便”，并有“唾手燕云，复仇报国”之语。对宋高宗授他“开府仪同三司”，他不接受，还说什么“今日之事，可危而不可安，可忧而不可贺，训兵飭士谨备不虞而不可论功行赏取笑敌人”，连授他三次，他都不接受。岳飞个性之倔强，可见一般。

岳飞之所以被害，是由于太直，心无城府。“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岳飞只看到秦桧“谋事不臧”，没看透是赵构根本无意北伐，根本不想报仇雪耻。他大骂秦桧，实际上骂了赵构，赵构要贯彻自己的路线，就要除掉这一障碍。

说岳飞城府不深，不等于说他知识面不宽，不机敏不聪明；而是就其为人，就其品德说的。不仅可以从岳飞带兵用兵上看出他是位军事天才；从他的词《满江红》也可以看出他光芒四射的文思与文采；从他有关马的一段议论，还可以看出他是一位很善于观察，很善于作哲理思考的人。

《宋史·岳飞传》载：“帝从容问曰：‘卿得良马否？’飞曰：‘臣有二马，日啖刍豆数斗，饮泉一斛，然非精洁即不受，介而驰，初不甚疾，比行百里，始奋迅。自午至酉，犹可二百里，递鞍甲而不息不汗，若无事。此其受大而不苟取，力裕而不求逞，致远之材也。不幸相继以死。今所乘者，日不过数升，而秣不择粟，饮不择泉，挽辔未安，踊跃疾驱，甫百里，力竭汗喘，殆欲散然。此其寡取易盈，好逞易穷，驽钝之材也。帝称善，曰：‘卿今议论极进。’”

岳飞在这里说的是马，其实是论人。真正的致远之才，“力裕”但不好表现自己。能担当重任，但待遇要求也高，“非精洁即不受”，这是与那种很易满足，“好逞易穷”的驽才根本不同的。

张集馨说：“人有本事，必有脾气。”这是他几十年颠簸宦海屡

任高官的观察所得。有本事的人，往往看问题看得深远，反应敏捷，尤其对于从事军事活动的人来说，“时间就是军队”，需要迅速判明情况迅速采取行动，因此要求就急。要求一急，难免声色俱厉。他已看到其中的危险或机会，你还在朦胧之中；他要立即行动，你还在犹豫不决；他认为这是根本不能做的，你却做了，于是，“脾气就来了”。《岳武穆逸事》中怒而斩将一事就属这类情况。夫人和亲将认为这是应该做的，正常的，他却认为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如果容忍了，将是后患无穷的。所以他就发脾气，把这位亲将杀了。

这种所谓“脾气”，是某些优秀人才个性的一部分，是其优点的构成因素，也可说是其优点的延长。然而延长而超出限度，极易伤人。

能把脾气控制到既不刺上，又不伤下的，不多，但还是有的。赵奢、马援、郭子仪等就是。赵构就勉励过他的将领学郭子仪。绍兴十一年，淮西宣抚使张浚入见，他问张读没读《郭子仪传》？张是行伍出身，没读过。赵说：“子仪方时多虞，虽总重兵处外，而心尊朝廷，或有诏至，即日就道，无纤介快望，故身享厚福，子孙庆流无穷。今卿所管兵，乃朝廷兵也，若知尊朝廷如子仪，则非特一身享福，子孙昌盛亦如之。若持兵权之重而轻视朝廷，有命不即禀，非特子孙不享福，身亦有不测之祸，卿且戒之。”

赵构这段话说得很明确。他能容忍的限度就是必须尊重朝廷。张浚是牢记这一“教导”的。他对赵构对秦桧，一直附首贴耳惟命是从，竟至助秦制造伪证害岳飞。晚年封清河郡王，拜太师，“极受高宗礼遇”，活到七十八岁。

岳飞却在路线方针大计上，老是跟“朝廷”唱反调。他还在一些最犯高宗忌讳、最易捅到高宗过敏要害之处，“伤”了高宗，打虔州时，城破之后，高宗因恨这股敌人，“密令飞屠虔城，飞请诛首恶而赦胁从，不许，请至三四，帝乃曲赦，人感其德，绘像祠之”；绍兴十一年，万俟卨知道高宗的心思，奏“今春敌兵大入，趋飞犄角，而乃

稍违诏旨，不以时发，”正好触到高宗最忌讳的不听诏令这一点上。果然高宗自己也说：“飞意在附下以要誉，朕何赖焉！”

高宗下密令要屠城，赶尽杀绝。岳飞不同意，请求只杀首恶。这无疑是对的。高宗不许，换一个人，在这种情况下，就照皇上的指令办了，自己既不必承担残杀无辜之责，又能受到信任重用，何乐而不为？岳飞不，他却请示“三四”，这就等于拒不执行皇上的命令了。其脾气之倔强程度可见一般，老百姓对岳飞是感恩载德绘像以祠了，对高宗呢？高宗不傻，心里清楚的很！

岳飞之“卒以此得祸”，看似由于脾气，其实不然。脾气只是表面现象，其深层的原因，是由于岳飞与赵构，在如何对待敌人、对待国家、对待人民这些根本问题上，立场观点根本对立的结果！

第六十八篇

名将之死及其子孙

中国是五大文明古国之一。古埃及被灭亡后，长期丧失独立；两河流域国家几经变迁；历史上的印度一直四分五裂，语言不统一，长期受制于人；古希腊罗马的古代史，灿烂辉煌，光采夺目，可惜是昙花一现，历史短暂，中国是唯一几千年来一直保持基本疆域、共同语言、文字与政治实体及文化传统的国家。

中国也是发生战争最多，发生重大战役最多，因而也拥有名将最多的国家。

何谓名将，谁可以列为名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里所记的是：在军事理论上有所传世之作者；或指挥过著名战役而且战功卓著者。

“太平本是将军定，不叫将军见太平！”是不是果真如此？是不是名将都不得善终？是“将门出虎子”？还是“将门出犬子”？所谓“为将三世无有不败者”，是不是铁律？正确的回答应该是他们以及他们后人的真实经历。

司马穰苴 “司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齐景公时，晋伐阿、甄，而燕侵河上，齐师败绩。景公患之。”（《史记·司马穰苴传》。下同）

晏婴向公推荐田穰苴，说：“穰苴虽田氏庶孽（小老婆生的孩子），然其人文能附众，武能威敌，愿君试之。”

景公把穰苴叫来，跟他谈了谈军事，十分高兴，就任命穰苴为将军，让他带兵去打燕晋两国入侵的军队。

穰苴说：“臣素卑贱，君擢之闾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人微权轻，愿得君之宠臣，国之所尊，以监军，乃可。”

景公同意了，便派庄贾去做监军。

穰苴在告别景公时，与庄贾约好：“旦日日中，会于军门。”之后，骑上马跑到军中，“立表下漏（表，立杆观测阳光阴影；漏，壶中盛水，下有小孔漏水，观察水中有刻度的箭杆以知时间）待贾。”

庄贾因受景公宠爱，一向骄贵。以为自己是军队监军，真正的统帅，所以没把穰苴的话当回事。亲戚左右设宴为他送行，他就赴宴喝酒。“日中而贾不至。穰苴则仆表决漏，入，行军勒兵，申明约束。约束既定，夕时，庄贾乃至。”

穰苴问庄贾为什么来晚了？庄说大夫亲戚给我送行，多呆了一会儿。穰苴说：“将受命之日则忘其家，临军约束忘其亲，援枹鼓（拿起鼓捶擂起鼓）之急则忘其身。今敌国深侵，邦内骚动，士卒暴露于境，君寝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悬于君，何谓相送乎？”把军正叫来问：“军法期而后至者云何？”军正说：“当斩！”

庄贾吓坏了，赶快找了个人去报告齐景公，请景公救他。人走了，还没回来，穰苴已下令把庄贾杀了，并传首三军示众。“三军之

士皆振饒。”

过了好久，景公才派人持节来赦免庄贾。使者快马驰入军营，穰苴听了使节传达的话，说“将在军，君令有所不受。”又问军正：“驰三军法何？”军正又说：“当斩！”穰苴说：“君之使不可杀之。”把使者仆从杀了，斩断使者所乘车子之左边的夹车木，杀了左边驾车的一匹马。再次传示三军。命使者回去报告，便带军队出发了。

行军途中，他很关心士卒住的吃的，问疾看药，并把自己的粮食与资财分给士卒共享。把有病的体弱的，做了统计，准备送回去，这些人都被司马穰苴的关怀所感动都不肯回去，争着要求参战。此消息传到了晋燕两国军中，“晋师闻之，为罢去。燕师闻之渡水而解。于是追击之，遂取所亡封内故境而引兵归。”穰苴被景公提升为大司马。

大夫鲍氏、高氏、国氏忌妒他，在景公面前说坏话，齐景公就解除了他的职务。他发病而死，田家的人因此恨死了鲍、高、国三家。等田常杀了齐简公，他们便把高氏、国氏家族全杀光了。田常曾孙田和自立为君，即齐威王，因用穰苴传下来的兵法打仗，屡战屡胜，各国诸侯都到齐国朝拜。

孙武 孙子武者，齐人也。以兵法见于吴王阖庐。阖庐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可以小试勒兵乎？”曰：“可。”

阖庐曰：“可试以妇人乎？”曰：“可”。

于是许之，出宫中美女，得百八十人，孙子分为二队，以王之宠姬二人各为队长，皆令持戟。令曰：“汝知而心与左右手背乎？”妇人曰：“知之。”孙子曰：“前，则视心；左，视左手；右，视右手；后，即视背。”妇人曰：“诺。”

约束既布，乃设铁钺，即三令五申之。于是鼓之右，妇人大笑。

孙子曰：“约束不明，申令不熟，将之罪也。”复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妇人复大笑。孙子曰：“约束不明，申令不熟，将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斩左右队长。吴王从台上观之，见

且斩爱姬，大骇。趣使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将军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人，食不甘味，愿勿斩也。”孙子曰：“臣既已受命为将，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遂斩队长二人以徇。用次为队长，于是复鼓之。妇人左右前后跪起皆中规矩绳墨，无敢出声。于是孙子使使报王曰：“兵既整齐，王可试下观之，唯王所欲用之，虽赴水火犹可也。”吴王曰：“将军罢休就舍，寡人不愿下观。”孙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实。”

于是阖庐知孙子能用兵，卒以为将。西破疆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太史公开篇写兵家之祖，便突出了他们狠抓军纪、严于执法的事迹，可谓抓住了治军之要。

孙臆 “孙武既死，后百余岁有孙臆。臆生阿鄆之间，臆亦孙武之后世子孙也，孙臆尝与庞涓俱学兵法。庞涓既事魏，得为惠王将军，而身以为能不及孙臆，乃阴使召孙臆，臆至，庞涓恐其贤于己，疾之，则以法断其两足而黥之，欲隐勿见。”

齐国有使臣来汴州。孙臆偷偷去见了齐使，说了被害经过，齐使觉得此人很不一般，把他偷偷带回齐国。齐将田忌很看重孙臆。田忌常与诸公子赌赛马，孙臆见这些马都跑得差不多，分上、中、下三等。孙给田出主意，用上等马与对方中等马赛；用中等马与对方下等马赛；用下等马与对方上等马赛。田忌用了他的办法，三战二胜得王千金。于是田忌把孙臆推荐给齐威王，齐威王跟孙臆谈兵法，认为确是人才。便拜孙臆为师。

魏伐赵，赵急，求援于齐。齐威王欲将孙臆，孙臆说：“刑余之人不可。”坚持由田忌为将，孙则坐在辎重车里，给田忌出谋划策，田忌想带兵去赵国，孙说：“夫解杂乱纷纠者，不控捲，救斗者不搏撻，批亢捣虚，形格势禁，则自我解耳，”（想解乱丝的人，不能握紧双拳使劲去拽；解斗殴的人，不能拿撻刺人，应看准争斗者的要害，使他们迫于形势不能不自动分开）。如今魏赵两国的轻兵锐卒，必然都

倾巢出动，家中空虚。阁下不如引兵疾走大梁，“据其街路，冲其方虚，彼必释赵而自救。是我一举解赵之围而收弊于魏也。”田忌接受了这个意见，魏军果然撤离邯郸，回过头与齐军战于桂陵。齐以逸待劳，魏久已暴师在外，前后受敌，齐“大破梁军”。

十三年后，齐魏之战孙臆用减灶法，欺骗魏军庞涓。表示齐兵非战斗减员越来越多，已不堪一击。庞涓果然上当，“乃弃其步军，与其轻锐倍日并行逐之。孙臆在狭窄的马陵道设伏，在一树白上写下了：“庞涓死于此树之下”八个大字。庞涓连夜追击钻火认字，齐军万箭齐发，魏军大乱，庞涓骂了一句：“遂成竖子之名！”自杀了。齐乘胜破魏。“虏魏太子申以归。孙臆以此名显天下，世传其兵法。”（《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孙臆有没有后人，史书上不见记载。

苏洵对孙武有非议。他的那篇《苏明允权书六》，就是专门评论孙武的，曰：

“孙武十三篇，兵家举以为师，然以吾评之，其言兵之雄乎？今其书论奇权密机，出入神鬼，自古以兵著书者罕所及，以是而揣其为人，必谓有应敌无穷之才。不知武用兵，乃不能必克，与书所言远甚。吴王阖庐之入郢也，武为将军，及秦楚交败其兵，越王入践其国，外祸内患，一旦迭发，吴王奔走，自救不暇，武殊无一谋以弭斯乱。”接着，他根据孙武的著作，指出三条违背其原则导致后来吴国失败的作法，即秦楚联盟事；暴师太久事；子胥伯嚭鞭平王尸事，证明“武自为书，尚不能自用，以取败北，况区区祖其故智余论者！”

苏洵的评论太过分了。兵法原则是一回事，能不能遵守这些原则是另一回事。前者是讲作战规律的；后者则涉及主客观人为因素。孙武上有吴王，左右有伍子胥、太宰嚭，不是他一个人可以说了算的。把吴国的一些失误或错误，统统归咎于孙武，并因此而说孙武的“故智余论”不值得学，是不对的。

吴起 “吴起者，伟人也，好用兵。尝学于曾子，事鲁君。齐

人攻鲁，鲁欲将吴起，吴起取齐女为妻，而鲁疑之。吴起于是欲就名遂杀其妻，以明不与齐也。鲁卒以为将。将而攻齐，大破之。”（《史记·吴起传》。下同）

吴起一旦受重用，出了名，鲁人开始说他的坏话：“起之为人，猜忍人也。其少时，家累千金，游仕不遂，遂破其家。乡党笑之，吴起杀其谤己者三十余人，而东出卫郭门。与其母诀，啗臂而盟曰：‘起不为卿相，不复入卫。’遂事曾子，居倾之，其母死，起终不归。曾子薄，而与起绝。起乃之鲁，学兵法以事鲁君。鲁君疑之，起杀妻以求将，夫鲁小国，而有战胜之名，则诸侯图鲁矣，且鲁卫兄弟之国也，而君用起，则是弃卫。”鲁君听了这些坏话，疏远了吴起。

吴起知道在鲁国混不下去了，听说魏文侯贤，就跑到魏国，为将，击秦，拔五城。文侯死，武侯继位。起为西河守，负责防御秦、韩。武侯与吴起浮西河而下时，曾对吴起说：“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国之宝也！”这时吴起说了那句有名的话：“在德不在险！”举了历史上一系列形势险要之国，因不修德而灭亡的例子。并进一步说：“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尽为敌国也。”武侯十分欣赏他的忠告。

但不久又遭到公叔的妒忌。公叔施反间计，离间起与武侯的关系，武侯对起发生了怀疑，吴起又呆不下去了，又跑到楚国。

楚悼王很早就听说吴起有本事，一到楚国就让他当了丞相。吴起也真想大干一番，“明法审令，捐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者，以抚养战斗之士。”“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他实行的这些改革，都是有利于富国强兵的事，但也都是些得罪人的事，得罪的主要对象，是楚之贵族，所以贵族恨死了他。楚悼王一死，“宗室大臣作乱而攻吴起。”吴起很鬼，他赶紧跑到楚悼王停尸之处，趴在尸体身上，作乱的贵族用乱箭射他，许多箭也射到悼王尸上。这是大逆不道的事，“坐射起而夷宗者七十余家。”人们称赞吴起厉害，死了，还能给自己报仇。

以上见于《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该传没交代他子孙的情况。

从他一再流亡看，可能没生过子女。

司马迁在评论吴起时说：“语曰：‘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孙子筹策庞涓明矣，然不能蚤救患于被刑。吴起说武侯以形势不如德，然行之于楚，以刻暴少恩亡其軀。悲夫！”

司马公的这一评论是值得商榷的。“能言之者未必能行”。是的，这种人多的很。今之伟人亦难免此病。孙臆英明却不免被刑，就像司马公那么有才华却不免被宫刑一样，这是不应怪罪孙臆的。应受谴责的是庞涓和刘彻。至于吴起，更不应把他之死说成“刻暴少恩亡其軀”。他在鲁而鲁强，在魏而魏胜，到楚而楚霸。从司马迁自己作的历史记录看，吴起对这三国都有异常杰出的贡献，没见他有什么劣迹。至于“鲁人或恶吴起曰”，司马迁采取了很谨慎的态度，既没说这些“恶”是实有其事，也没说是造谣诽谤。吴起唯一可以成立的“不德”之行，就是为取得鲁国的信任，杀妻求将一事。吴起之所以“亡其軀”，是由于在楚国“明法审令、捐不急之官（淘汰裁减没事干的官员）、废公族疏远者（那些与王族关系疏远的贵族享有的特权）”，这些措施都是于国于民大有利的改革，怎么能说是“刻暴少恩”呢？即使说是“少恩”，也不是对国家对人民，而是对少数无功受禄的贵族。

白起 “白起者，郿人也。善用兵，事秦昭王。”昭王十三年，白起为左庶长，率领部队击韩之新城。第二年，为左更，攻韩魏于伊阙，斩首二十四万，又虏其将公孙喜，拔五城，升为国尉。“涉河取韩安邑以东，到乾河。明年，为大良造，攻魏，取大小城六十一。又明年，攻垣城，拔之。后五年，攻赵，拔光狼城。后十年，攻楚，拔郢、邓五城。其明年，攻楚，拔郢，楚王逃亡。秦以郢为南郡。白起迁为武安君。昭王三十四年，攻魏，虏三晋将斩首三十万，与赵将贾偃虞战，沉其卒二万人于河中。四十三年，攻韩陉城，拔五城，斩首五万。真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秦已占有中原大片土地，国力已可与六国之合力相抗衡了。